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把土豆种到土里

□和县第二中学 徐 斌

近日读到徐海蛟的散文《向死而生》，讲述的是阿炳的传奇人生。写到阿炳双目失明，被堂兄赶出道观，沦为街头艺人时，海蛟说：“阿炳彻底融入了这低下而且实在的生活，就像土豆种到了土里。”

我读到此句，禁不住拍案叫绝。这个比喻太恰当了。张爱玲的爱情名言“低在尘埃里”，在我读来，也就是想和所爱的人过实在的日子而已。

已是春分，节气向暖。过冬的青菜、芹菜、菠菜、茭蒿、茼蒿，无不抽蔓蹿高，青菜的花朵把地面和天空染得金黄。我割倒了两畦菜花，翻进土里，以作肥料。大蒜也将抽蔓，草莓、蚕豆、豌豆也都开花，不日就要挂果结荚了。行脚菜园，细看每棵蔬菜，粗细不一的根，撑起茎叶花果。所有的菜根都像鱼的尾巴，每棵菜都变成了美人鱼。泥土是海，于是想到，每个女人也是一条鱼，至少想做一条鱼，她们用裙子或者旗袍，把两条腿包裹起来，在人世的海上游弋，时而轻歌曼舞，时而拍打浪花。

新种的茼蒿、茭蒿都已发芽，四季豆虽然没出土，不过也快了。而昨日细雨，泥土微湿，正好种植土豆。

土豆是以前买的，一直没吃，现在，从“气眼”里发出数根嫩芽。肥嘟嘟的，两寸多长，颜色暗绿。找着芽切，一根芽切一小块，一枚土豆，变成了七八块。我把它栽进土里，只留着芽在上面，像雁翎队员，衔着一根芦管透气。

回望人生，无论生活还是文字，土豆都是不可或缺的名角。便于运输，储存时间长，吃起来方便，你可以切片、切丝、切块，你也可以蒸熟磨泥，你还可以焗着吃。有人说，做人要像土豆，还有“土豆网”“土豆播放器”等等，多是取其有用、方便之意。多年前，流传过“土豆烧牛肉等于共产主义”的话，却是持批评的意见，其实就是实现“英特耐尔”。食材中，怕还是少不了土豆，土豆还可以和番茄嫁接，上面结番茄，下面长土豆。可见土豆挺随和啊，是蔬菜中的“世界先生”。

不过，如果你以为土豆木讷，那就错了。它也有性情，偶尔还会发点小脾气，比如它的表皮泛青时，你敢吃它的话，它就叫你拉肚子。劳伦斯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里，有个汤米·杜克斯，他说：“我的心跟土豆一样没有知觉。”同事当中，也有人说“我都坐成了土豆”。这只能说明他们对土豆了解太少了。

《向死而生》后文，还有一句，是这样的：“每次拉琴的时候，阿炳总是把头微微仰起，仿佛那样他才能够到高出的天空，够到一点点亮色，仿佛那样他能看得远些，再远些。”

拉琴，并不轻松，前途如何呢？我种菜，也是累活。每次走进菜园，即把自己交给泥土，交给时间。我生在农村，又很念旧，在土地上种些念想，甚至想把自己种进土地，长成菜的模样。一些书写故乡的文字，总是从蔬菜切入，是有道理的。蔬菜的气息沁入肺腑，周身涌动，谁能忘却呢？劳作之时，自然是俯身的时候多，但是，我也时常直起腰来，望一望园外的天空。

阿炳留下的曲目不多，《二泉映月》是难得的珍品。它的出世，是心和神的奇妙邂逅，是人和自然的神秘互通。一畦好菜的到来，一篇种菜佳作的到来，也是如此。我们的生活虽然琐碎，却环环相扣。海明威说，写作就是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这是我努力的方向。林海音在《城南旧事》里说，每个人都是一块拼图，可以逐步了解，但是看不到全部。其实，每一枚土豆，也是一块一块的拼图，它们拥有自己的世界，也难完全看透。

拔草记忆

□淮南市第10中学 顾正龙

童年的记忆总是跟碧绿的草地和黄色的土地相连。三五个小伙伴一起挎个竹篮、拿把小铲，蹦蹦跳跳地走在乡间的土路上，有眼尖的喊了一嗓子“看，灰灰菜”“那儿，有马兰头”“嗨，那里好多的荠菜”，便一起跑过去，用铁铲子轻轻地掘出来，放到篮子里。夕阳西下时返回，每个人的篮子里尽管收获不一，但大都满载而归，唱着欢快的歌儿回家去。回到家后，各自的母亲将摘得的野菜洗干净后，或凉拌，或包饺子，或包包子，天然的野菜在巧手烹调之下变成了美食。

可如今看来，最难忘的还是拔草。

那时的老家，几乎家家都养了牛。大人忙着地里的活儿，懂事的孩子们在放学后，便又结伴下地拔草。

农历的三月，气温迅速回升后，青草也悄悄地露出了头，先是一点点嫩嫩的黄散在田间路旁，继而绿成一片，到清明前后，广袤的黄土地间的田埂、大路和沟渠边到处是郁郁葱葱了。

拔草的任务从春季开始，一直持续到深秋。挎个大箩筐，或者拎上个大绞丝袋子，三五成群地走在田间地头。瞅准目标，蹲下来，用手拽紧草，胳膊肘一用力回带，那青青的草儿便脱离了养育它的土地，根部还带着水分。有时从中间扯断了，冒着浆汁沾满了手，还带着些许泥土，在用手抹额头的汗水时，将脸无意间弄花了，惹得同伴们大笑起来。

拔草拔得累了，几个小伙伴就开始逮蚂蚱，摔皮卡，斗机，遇上大热天，干脆跳到水塘里洗个澡虽然常常玩得满头大汗，但心里还记着拔草的“使命”，所以玩的时间并不长。

有时是在黄豆地里拔草，由于黄豆长得不高，在其间拔草就得蹲着，靠不时地挪动双脚往前进。时间一长，就有些酸麻。那黄豆叶子不时地蹭到脸上，痒痒的。好在有阴凉，而且黄豆地皮松软，不一会儿便拔了一块地。

在沟渠边拔草就不太容易了，草长得盘根错节，得用很大的气力，这时就变拔草为割草了。取出事先磨得锋利的镰刀，对准草的根部下刀，齐刷刷的青草带着些清新的泥土气息离开了“母体”——在庄稼地里不太好用镰刀，因为苗株间的空隙小，一不小心就会误割了庄稼，所以在大多时候，我们都是用手拔草。傍晚回去时，手心常常被勒出一道道红印子，回去并不会告诉大人，一来怕他们心疼，再者农村娃也没有那么娇贵，吃些那个年纪就该经历的苦，未尝不是一种收获。

装草也是有技巧的，先要把草平放着，待一层层地压实，到了篮子口或者袋子口再四散开一层，用草压住草，直到没有多余的空隙。

装好了草，一个个肩扛或是胳膊挎，或者用背背，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沾满了泥土气的岁月就是难忘。

四 月

□巢湖市庙岗乡清涧中学 罗志宏

四月是一场湿漉漉的春雨

淋湿了记忆

晕染了曼妙的西湖

也许

我能在雨后的断桥

邂逅人间的目光

或者

在阳光朗照的蔚蓝里
在莺飞草长的江南
静默地看一株丁香蓬勃的欲望
还可以
用一根风筝线
牢牢地系住春天

和枯萎的往事剥离
是四月的崭新主题
蜿蜒田埂绿色地孕育
是四月丰满的章节
远眺的一个个村庄
是四月的绿色句点
饱满的热情
是不断升华的基调

发芽的四月
是父亲的原野
父亲的犁铧仿佛雕琢大地的诗行
躁动的种子在母亲手中跳跃
我知道人间的烟火
知道稼穡的时节
也会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看到了诗歌在海子的麦地拔节

母亲的山粉圆子

□休宁县溪口中学 焦水奇

“杨柳青青，圆子上席。”儿时的记忆中，每当迈进春天的门槛，我便开始期盼下雨的日子，因为下雨的日子，母亲才有闲暇张罗山粉圆子，我才有大快朵颐的美好时刻。

我小的时候，乡村还是比较贫困的，山芋还要充当一段时期的主食。那年头，大鱼大肉是不敢奢望的，生活不宽裕的家庭，因为没有充裕的稻米下锅，煮山芋粥便是常事。只有富裕点的人家，才顿顿是真正的大米饭。但山芋粉做的圆子可就是人间的美味了，寻常的日子里更是难得吃上一顿的。

母亲算不得是小家碧玉，但却是农村的“百事通”。黄豆初收，母亲会发酵“水酱豆”，佐饭伴菜鲜香爽口；腐婢树叶成熟，她会采来“黄金叶”制成“观音豆腐”；玉米摘穗，她能磨粉，加工“尽带黄金甲”的苞芦粿；更别说那腌菜坛子泡菜缸子，地里头刨的藤蔓上摘的，母亲总能想着法儿让它历时冬夏，延长生命周期。而我最爱的，无疑是母亲春日里做的山粉圆子。

初春时节，家乡有做山粉圆子的习俗。晶莹剔透的山粉圆子，软糯玉润，弥漫着清甜怡人的气息，流淌着乡村那浸润清幽的美好时光。春雨绵绵的日子，母亲歇工在家，我总吵着要她给我做山粉圆子吃。母亲拗不过，就袖口一伸，手指着我的鼻尖说：“做——做！”这时一种无比幸福的感觉涌上心头：又可以一饱口福了！做山粉圆子先从备料开始，主料是山芋粉，是将山芋经压碎、漂洗、过滤而得的优质淀粉，辅料是肥肉丁、笋丁、豆腐干丁、花葱等。母亲把一切准备就绪后，但看那刀板上，山芋粉是晶莹玉润，肉丁是白里透红，笋丁是嫩黄，豆腐干是酱紫，花葱是翠翠的绿，小小的厨房顿时成了个五彩的调色板。我站在一边，看着母亲干净利落，富有节奏地忙开了。母亲先将肉汤（或其他鲜汤）和山芋粉掺在一起拌匀，再配以肥肉丁、笋丁、豆腐干丁，揉成团，并分成拳头大小的小球状，然后放进蒸笼蒸熟。

蒸笼是母亲一手操控的，火候和温度点滴误差不得，却也不像化学方程式那样有具体准确的数值参照，所有的准头都只能是经验的累积。母亲说，这蒸圆子也像人一样有知觉有脾性，一觉好眠，打扰不得，否则前功尽弃，负君美意了。所以，整个蒸笼过程中，我是怀着谨微得近乎神圣的心情期待一场华丽转身的圆满。

满满的20分钟之后，母亲带着庄严的心情启开老杉木的锅盖，山粉圆子的清香一丝丝逸出，由淡而浓，由清而烈，把你的思维从涣散中收拢，又因陶醉而弥漫开去，此时的淀粉，已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像从女儿到母亲的升华，从蛹茧到翩跹的蝶变。母亲的脸上舒展着喜悦，是双手捧出新生儿的亲切与慈宁。我托着盘子在母亲身旁，看她熟练起锅，母亲的成就也在我虔诚的注视中得到极大的满足。屋里马上就有一股清香弥漫开来，轻轻拿起一个，只见其色泽玉润，像一块空灵的水晶般诱人。吃上一口，真是软而韧，鲜而美，肥而不腻，唇齿留芳。

山里人凡事爱图热闹，一家做山粉圆子，左邻右舍也串门围观。山粉圆子刚出笼，母亲总要先送给邻居尝个鲜，“我这山粉圆子刚出笼的，趁热尝一个，试试口感如何。”邻居也不客气，夸赞一翻，乐盈盈地双手接下。可过不了几天的工夫，邻人也会手捧一碗山粉圆子让你尝鲜，盈盈地笑，说着虔诚的话语，让人倍感温暖。身处乡间最能感受邻里乡亲和睦相处的纯朴民风 and 情同手足的融融亲情。

渐渐长大后，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如今，山粉圆子也不再是孩子们垂涎的美食了。虽然现在餐馆中也能吃到山粉圆子，用料较之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既营养又保健，十分讲究，但我吃来却总不出当年的味道了。啊！母亲的山粉圆子。

和谐家园 □池州市贵池区茅坦中学 钱立鑫/摄